



儿时夏夜扑流萤

□作者:江初昕

“萤火虫,挂灯笼,飞到东飞到西,一直飞到上天宫。”盛夏的夜晚,每当看到野外飞舞的萤火虫,我都不由得想起儿时传唱的这首童谣,充满童真的童谣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,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伴随着我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夏天的夜晚,大人喜欢把床搬到外边纳凉,我和小妹躺在凉爽的竹席上,看着静寥的夜空,默默数着那满天的星斗。最有趣的是,那黑暗的夜空中,飞舞着无数忽闪忽闪的萤火虫,加之闪烁的星空,构成一幅浩瀚无边的宇宙夜空。我们躺在床上,数着天上的繁星,数着数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朦胧之间,仿佛有不少萤火虫朝我眼前飞来飞去,一闪一闪的。我慌忙爬起来去捕捉,迷迷糊糊中,一脚踩空,掉了床。我也不觉得疼,爬上床继续呼呼大睡。

这样徒手抓是很难捉到萤火虫的。看到同

伴的萤火虫比我们多,我们兄妹俩哭着缠在母亲的身边,母亲不让我们独自到田边草丛里捉萤火虫,生怕草从中有蛇。母亲心情好时,就停下手中的活,拿上一个细细的网兜,打着手电筒带我们到田间旷野上捉萤火虫。母亲把手电筒蒙上手帕,忽开忽关,一闪一闪地以此吸引萤火虫飞到我们跟前。看到有萤火虫飞来,母亲把手电筒交到我的手上,用网兜在空中来回一捞,总有几只萤火虫被网进网兜里。母亲把萤火虫捉起,装进透明的瓶子里,而后,收起家伙回家。我们见瓶子里才这么几只萤火虫,赖着不肯回家。母亲说,晚上在外边待久了,恐怕不好,有了瓶子里的这些萤火虫,就能捉到好多萤火虫。我们对母亲的话半信半疑。

回到家中,母亲把装有萤火虫的瓶子高高放置于院子里柴火垛上,把院子里的灯关了,叫我们在一旁守着。过了一会儿,就看见两三只萤火虫朝我们这边飞来,随后,渐渐多了起来,在黑夜中飞舞闪烁着,宛若天上的流星一般。母亲轻巧地来回挥动网兜,就能网罗住不少萤火虫,然后把它们分别装在两个透明的玻璃瓶子中。我和妹妹把瓶子举得高高的,跑到同伴跟前四处炫耀。

为了萤火虫,小妹还曾和我发生过争执。那

次,小妹发觉她瓶子里的萤火虫突然少了不少,怀疑是我偷走了她的萤火虫。我没有拿,当然理直气壮地和她理论。小妹可不管,拼了命的要抢我手中瓶子里的萤火虫。争夺中,只听到“啪”的一声响,瓶子掉在地上,摔得粉碎。瓶子里的萤火虫轰然飞走了。我见自己的萤火虫全都飞跑了,气不打一处来,伸手打了小妹几下。小妹挨了打,哭哭啼啼跑到母亲跟前告状。母亲当然是数落我的不对,说我不但没有照顾好小妹,而且还欺负她。我说出了个中缘由,母亲查看了一下小妹的瓶子,认为是瓶盖的透气眼太大了,萤火虫是钻出洞眼跑走的。原来是有洞眼的,小妹嫌透气眼太小,怕瓶子里的萤火虫闷死,擅作主张把眼子扩大,结果,萤火虫跑了。

知道真相后,小妹破涕为笑。把她那只装有萤火虫的瓶子给我,我不要。母亲抚着我的头劝慰我们说,晚上我们再捉萤火虫。一场打闹又换得一次扑流萤的机会,我和小妹听了,无比欢快地跳跃着,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首萤火虫的童谣:“萤火虫,挂灯笼,飞到东飞到西,一直飞到上天宫。”这些流动的繁星,夏夜的小精灵,为多彩的童年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一碗清甜的冰酒酿



□作者:陈梦瑞

夏季天气炎热,总让人觉得昏昏沉沉,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来。哪怕是酸梅汤、冰淇淋轮番上阵,也难以打开我被热蒙了的头脑和胃。这时候母亲总会一语惊醒梦中人:“吃碗冰酒酿吧!吃了就舒服了!”

母亲说的冰酒酿,其实就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冰镇酒酿红豆汤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老家的大街小巷常常可以见到小小的冰酒酿摊。冰酒酿摊子的摊主往往是一位阿姨,她永远是在连衣裙外面,套上一条干净的白色围裙,再把头发盘好,仔仔细细地塞进白色的帽子里。小小的我踮着脚尖递给她五毛钱“阿姨!一碗冰酒酿!”这时,她就会笑眯眯地从橱子里拿出一个大碗,先从一只被擦得锃亮的玻璃罐子里舀出两大勺酒酿,再从保温桶里将冰镇后的红豆汤冲进酒酿碗里。看我年纪小,往往还会补上一句:“吃完赶快回家噢!别让妈妈到处找你!”伴着蝉鸣和阿姨的吆喝声,闻着红豆和酒酿的香甜气息,我美滋滋地举起手里的小勺子细细品尝。这就是我对冰酒酿的初始记忆。

长大后,独自在外生活多年,想念的家乡味只有这碗冰酒酿。读书的时候没有条件,就买市场上常见的蜜红豆和酒酿罐头兑在一起,虽然和儿时记忆里的美味不能相比,但是能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青海喝上这么一碗简陋的“冰酒酿”,便足以使我一解乡愁了。

成家以后,突然有了“持家过日子”的感觉,便萌生了好好地给爱人做一碗

冰酒酿消暑的想法。老家家庭大多擅长制作酒酿,我家也不例外。酒酿的做法并不复杂,选上好糯米两斤蒸成糯米饭,待糯米饭放凉以后,把提前用温水化开的酒曲慢慢倒进去。一只手倒酒曲,一只手用筷子或者饭铲快速地把盆里的糯米饭和酒曲拌匀,用保鲜膜把盆沿一层层细细密密地封好,放在阳台上光线充足的地方。酒酿制作并不是全靠人力,关键的步骤是交给时间和阳光来完成的,阳光、温度都适宜的条件下,只需要等待两到三天,香喷喷的酒酿就可以端上餐桌供人享用了。

年复一年,吃一碗冰凉清甜的冰酒酿已然成为专属于我的家庭的小家消息“仪式”。今年也不例外,我提前看好了七天内的天气预报,早早地开始为制作冰酒酿作准备。母亲听说我要做冰酒酿,打来电话指导:“蒸米不要偷懒用电饭锅!米凉透了再拌酒曲!哎呀要不你别鼓捣了我去做给你!”我在这头笑着说:“知道啦,知道啦,我又不是头一次做了,您还有啥不放心的!”母亲听了,愣了一下:“你现在是大了,可是在我眼里,还是需要我呀。”

我离家打拼多年,自认为不需要父母的照顾也可以生活得井井有条,父母也常说“好孩子志在四方!”我们都清楚彼此心里非常挂念对方,只是羞于将这份思念宣之于口。

我正在犹豫怎么回答母亲的这句话,突然爱人从我手里夺过手机喊道:“爸爸妈妈快来呀!我们做好冰酒酿等你们来尝尝呢!我们想你们啦!”



玉米地里的雨

□作者:苏牧

清晨推开阳台的窗户向下望去,小区里的地面湿湿的,天上却没有飘雨。湿润的空气中似乎还留着雨的呼吸。远处水汽凝聚成淡淡的雾,如极薄极薄的纱,朱自清先生的“牛乳中洗过”大概能形容的更贴切些。似有还无,那是雨的身影,转身离去的背影。雨就在这个夏夜不知何时造访了人间,又不知何时悄然离去,让你虽未谋面却多了一丝对它的遐想,甚至思念。

走在上班的路上,便道上,桃树叶子上还挂着点点雨水,莹莹地闪着光。那叶洗得亮亮的,似涂了一层薄薄的油,绿的更鲜,紫的更艳,洁净得如同三月刚萌的新叶,没有一点尘垢。而大杨树摇动满树的翠玉,荧光点点,把夏的浓郁渲染得淋漓尽致,让人如醉如痴。湿地上几只麻雀轻轻地走着、蹦着,悠闲得很,它们一定也分外爱这初晨的爽洁,叽

叽喳喳地叫着,跳着欢快的舞蹈,时而展翅飞起落在枝头起劲地小合唱。空气被细细地洗过之后清爽极了,你尽可肆无忌惮地大口吸入,那凉爽、那滋润,如一股清泉进入五脏六腑,这种惬意是在大都市里难得的享受。看着滴翠的树木,感受着清新的空气,耳边似乎想起那嗒嗒、沙沙的雨声。我在记忆里搜寻到了故乡的青纱帐:在雨中奏响天籁之音的无边玉米们。

儿时的夏天,雨在乡下是常客。在田野里疯玩或是同大人们在田间劳作,骤然遇雨是常事。每到那样的不期而遇,我最喜躲在玉米地里。高大碧绿的玉米伸展开它们宽大的长叶子,为我撑起一个严严实实的小屋。我蹲在这个小屋里面,听着头顶沙沙、嗒嗒的雨声,心里总是美滋滋的。那或疾或缓、或柔或刚、或脆或绵的雨声,是上天即兴演奏的一

曲动人的乐曲。渐渐地,我忘却了自身的存在,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,自然而然变成了一株从地里长出来的植物。雨声让我舒适且有种安全感,让我与外界隔离开,给了我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,独享上天的美妙之音,那是一生听到的最舒展的旋律。它让整个童年充满了快乐、恬淡与神秘。而那玉米叶似乎也被这旋律所感染,它们震颤着、抖动着、轻舞着。亮闪闪的是雨的眼,丝丝的雨点落在玉米叶上,细小的绒毛把它们攒成一个圆润、光滑的珠,滴溜溜滚动着。它们虽贪恋叶的柔软清香,但终究禁不住大地的召唤,顺着叶迅速地滴落,争先恐后地汇成细细的流,在干燥的土地上砸起一缕尘烟,打上几点小土坑,实在是有趣得很。

而今,这里大都市的地太硬、树太高,再也没有那样的雨声,那样的雨景了。

童年的夏日回响

□作者:谢春芳

夏日的蝉鸣声,如同一首迷人的旋律,回荡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在那阳光明媚的季节里,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,捉蝉成为了我们最喜欢的游戏。

记忆中的小村庄,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环绕,每一棵树都是蝉儿们的天然舞台。它们不知疲倦地唱着夏日的赞歌,那高亢而悠长的鸣叫声,穿透了宁静的午后,也穿透了童年的心房。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而言,那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声音,更是探索与冒险的号角。

捉蝉,成了我们夏日里最为期待的游戏。没有华丽的装备,只需一根细长的竹竿,顶端绑上一个用面粉团精心控制的小球,这便是我们捕捉这些“小歌手”的简易工具。有时候,为了增加成功率,我们还会在竹竿上绑上一根细线,线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塑料袋,企图用这样的“陷阱”让蝉儿们自投罗网。但往往,这些“高科技”手段并不如直接用手来得直接有效。

清晨,阳光穿透树梢,蝉儿们还未开始它们白日的喧嚣,此时是捉蝉的最佳时机。我们一

群小伙伴,背着小竹篓,手持竹竿,踏上了寻蝉之旅。树荫下的露珠还未完全散去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树叶的清新气息,让人精神为之一振。我们穿梭在林间小道上,眼睛瞪得圆圆的,耳朵竖起,生怕错过任何一丝蝉的踪迹。

蝉儿们似乎也很懂得伪装,它们或隐匿于茂密的叶丛中,或紧紧贴在树干上,与树皮融为一体,让人难以察觉。但对于我们这些“猎手”来说,任何细微的声响和动静都逃不过我们的耳朵和眼睛。一旦发现目标,我们便小心翼翼地靠近,生怕惊动了这位夏日的小精灵。然后,轻轻举起竹竿,对准目标,屏住呼吸,猛地一粘,那小小的身躯便被粘在了面粉球上,挣扎几下后,便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。

捉到蝉的那一刻,心中的喜悦难以言表。我们会仔细打量这位“俘虏”,观察它透明的翅膀、乌黑的身体。有时,我们还会用细线系住蝉的一只腿,让它在我们手中飞翔。但更多的时候,我们会选择将它们放回自然,毕竟,它们是属于这片天空和这片树林的。



荷引客来

张成林摄



荷间逐夏

潘晓平摄

